

忆林

人间物语

忆陆文夫先生

| 周铭扬 文 |

我第一次见到陆文夫先生，是1978年在无锡市工人文化宫文学创作进修班听他讲课。他在台上，我在台下，是一个忠实的听众。

而到苏州工作后，每次在他的办公室，品着他泡的明前碧螺春，面对面地聆听他和风细雨、和颜悦色地娓娓道来，听他讲当年创作《小巷深处》的历史背景和受批判的遭遇，令我至今难忘。他还讲了创作《围墙》《美食家》等作品的生活素材和巧妙构思，以及所赋予的现实意义。这不是上课，但胜于上课。真正是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。陆文夫先生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，没有豪言壮语，他的语言和他的外表一样，朴素而又平易近人。

有一次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小周啊，我和你是同行，年轻时，我也做过好多年记者。”原来，陆文夫随军南下后，就担任了新华社苏州支社的采访员。后来，又在《新苏州报》做了多年记者。陆文夫深有体会地说：“做记者，最大的收获是能深入各个行业，在不经意间了解行业 and 老百姓的详细情况，虽然有许多无法写成新闻，但对于后来从事文学创作，都是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珍贵素材并带来了创作灵感。”从陆老的表情中，可以体会到他对记者生涯的思念和回味。

因长期在苏州工作，从我居住的苏州饭店到青藤书屋步行不过十几分钟，所以，常常去苏州杂志社拜访陆文夫先生，有时聊到中午，他都很热情地邀请我和一道去的同志去南林饭店吃饭。我有时再三推辞，他说：“已经预定好了，再推就显得虚伪了。你一个外地人，行灶又不背在背上，饭总是要吃的。”而且苏州杂志社与南林饭店有一扇小门相通，进入南林饭店步行十来米便是山水楼餐厅，确实方便。

陆文夫先生的小说《美食家》闻名中外后，我经常邀请陆老参加旅游星级饭店的美食节和特色餐饮活动。见面的机会很多，也了解了陆文夫先生的一些饮食爱好。喜欢喝茶，也善饮酒，且酒量不错。然而，他对易拉罐装的啤酒、可乐、雪碧、八宝粥以及碗面和真空包装的食品，都不屑一顾，从不食用。他说，凡真空包装的食品均有添加剂和防腐剂，都是毒药！他宁喝散装鲜啤酒，也不喝易拉罐的青岛啤酒。

与陆文夫先生交往时间长了，他把每期《苏州杂志》都寄赠给我。后来，他的家属在十全街上开了一家名为“老苏州茶酒楼”的餐馆，他专门请新闻界、旅游界的同仁和朋友参加开业典礼。店门口有一副楹联，乃陆文夫先生亲撰，曰：天涯客来茶当酒，一见如故酒当茶。非常贴切好记，与茶酒楼的含义更是融洽。

陆文夫先生不仅平易近人，且对提携年轻人富有善意和爱心。在苏州十余年间，我曾斗胆请陆文夫先生帮过一个忙，请他推荐无锡一位热爱写诗的青年作者加入中

国作家协会。陆文夫先生当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，介绍年轻作家加入作协，我以为不是难事，但陆老很认真地对我说，你把他的作品拿给我先看看再说。此后，他在认真阅读了这位作者的诗和散文后说，写得不错，但我于诗词是外行，我另外为他请一位诗人做介绍人。事后，他出面请著名诗人朱红为这位无锡青年作者做了推荐人。

在与陆文夫先生很多次的交谈中，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他对同仁的关怀。他说：“要想办法为每个编辑和作家解决生活中的后顾之忧，如住房、煤气包、小孩入托上学等等。这样，他们才能有时间和心思去写出好作品。”某年清明过后，陆老请我去他办公室，送我一盒明前碧螺春。聊天时，他指着院内绿草茵茵的花园说：“人能在一起共事不容易，这是一种缘分。”为此，他一直有个设想，要在这个院子的南墙边，立几块金山石碑，碑文由他来写，要把在苏州杂志社工作过的所有同仁的名字，以及他们创作或编辑的优秀作品、获奖作品，都刻在碑上，这样做，既是给后辈的一种念想，对他们的一种鞭策，也是给自己的一份安慰。死了后也可在院内立一块小碑，刻上名字和简介，配张小照，这也可让后人常常想起他们。可惜陆老提出的这个想法，因青藤书屋是苏州文保单位，无法实现他的这一愿望。

我常想，假如我们在单位工作也能遇到陆文夫这样的领导、长者、前辈、名家，那应当是一种缘分和福气。

现在，陆老已仙逝多年。我离开苏州后，也很多年没有去青藤书屋了。但我的书柜中，还保存着几十本当年他赠送的《苏州杂志》。而陆文夫先生对后辈、对同仁的慈爱之心、关怀之情，却让我永远铭记在心。



秋田

摄影 搞活

秋田记

| 刘龙文 |

也真是难为这些21世纪年轻的同学们了。课文《大地上的事情》看得大家耷拉着脑袋，我赶紧让他们合上书，去讨论童年那些远离高楼大厦的乡野记忆。可你一言我一语，他们那些清汤寡水般的土地活动，听得我这个80后开始走了神。

看眼窗外，依旧炽热的秋阳，仿佛照见了家乡的那片秋田，上个月回乡所见，一时涌动脑海。数千年淮河水系滋润过的平原上，大门口河南岸那块千亩良田，再次获得收种季节的轮回召唤，开启在金光岁月里的新篇章。

看吧，水稻、小麦、高粱、大豆、油菜、甜菜、番薯、玉米、蚕豆、花生、苔干……以及各类蔬菜瓜果，千年以来，轮番在这片土地上扩张族群，舒展体貌，给人们以汗水，以喜乐，以活着的资本，以奋斗的希望。这片祖辈耕耘数千年的土壤，距离东面葛洪炼丹的葛峰山仅有二里多地，自夏朝奚仲建国以来，历经商周秦汉魏，唐宋元明清，无论是人口迁徙，黄河改道，还是乱世交战，工业革命，岁月轮转从未改变过这四季耕耘的丰硕工程。

你瞧，在那绵延三十多里号称“天下一水杉第一路”的西面，近五千亩的山村田野，不论房前屋后，堤坝渠旁，还是河岸田头，大棚远近，依旧郁郁葱葱挺立着上万棵杨树。你听，满耳里的知了呼声，催促着拖拉机赶紧去耕耘旱地，呼喊三轮车快收大豆和玉米，秋苔干必须立刻下种，否则冬日里自家的笑口，就变成看别人做菜的酸口了。

一跨入新世纪，那些没有选择进城的农人，开始大面积种植贡菜，学名苔干的这一春秋两季经济作物，在补充粮食作物的苦钱功劳簿上，是年年都要大笔去挥就的，只不过这笔不是竹和毛，而是刀和铲。中秋时节，千亩秋田里，数百农人要接连不断地晒玉米，锄豆地，栽大蒜，种苔干，一块接着一块，一场干着一场，可最热闹的还是种植苔干这个稀罕物的场景。

也就一个月前，这一盆盆一筐筐取自葛峰山泉水浸润所发的柔嫩白芽，几天之内必须撒满大地，农时不可误，一误悔三秋。可如果发不好苔干芽子怎么办？那就必须去借，而农家人提“买”字又有点对不住同祖同宗的自家亲面，所以，好借好还，拿东西置换，关键是后头看谁能赢在这贡菜的收获上。由嫩芽到肥叶再到粗壮的白茎肉，从削根剥皮到肉晒干，这程序化的看护培育和管理加工技艺，谁做得好能卖高价才是赢家。

于是乎，从朝阳到晚霞，村东头，路南旁，河西边，桥北地，缺种子借种子，捡漏子赶巧事的农人嚷着喊着，谢着收着，满地的喧闹，和着知了的祝福和鸟雀的驾临，初秋最忙的时节开始了。

如今一月过去，两寸高的苔干叶子已翠绿满地，等长到三四尺，秋冬风袭，全村开始熬夜干活，那就看老天爷赏不赏钱给不给好天了，日头高挂，则幸福收钱，阴雨连绵，则愁眉苦脸。所以种苔干既是技术活，也得赌天时，更得待好价。看吧，年年今日，家家苔干地里都在除草剔苗，攀比长高，毕竟每亩亩高低可五六千，高达七八千，远胜种稻麦呵！

大人们忙得茶不思饭不想，孩子

们却也在秋田，轰轰烈烈地肆意占山头，对决称霸王。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，秋田的大水塘还是清澈诱人的，开学之初可谓毫无学业压力，于是乎下学后，从各家菜园架子里窜出来的各位黝黑小伙伴们，把书本丢到菜地窟窿里，再用书包塞满黄瓜、番茄和各类香瓜，然后直奔大水塘而去。此时，谁要是带了苹果瓜，那就会成为众矢之的，争强斗狠不在话下。

一溜烟的工夫，大水塘边挤满了十几个光屁股男孩，把瓜果扔得远远的，扑通扑通，水上竞赛开始，一个猛子扎进去第一个能抓到苹果瓜，那就算你本事大。

瞧嘛！泥岸最高处那个嘴角咧开，啃着苹果瓜分外香甜的家伙，仿佛狼王一般，肆无忌惮地在享受这独特的美味。旁边十几个人抱着自己的瓜果，边大口下肚边吹着“下次一定干倒你”的牛皮。秋风袭来，能闻到苹果瓜的香甜味也算是受享它的恩赐了，可突然一个冷不丁，一只黑手抓去小半个苹果瓜，抱着就扑通一声跳下河，游了数米远，狂叫着“有本事来抓我呀”，场面立刻紧张起来，“干他！”

最终带头大哥来做活事人，谁该道歉道歉，该拿瓜果补偿就得毫不含糊。然而吃完瓜果，却不能抹完嘴皮子算了，还得再干一场大架。军备开始，十几个人即刻分成两方，河两岸各自地盘囤积各类泥巴，软硬各凭本事，活事人一声令下，战事打响，双方狂扔猛丢，一顿操作，叫声震天响。谁挨了谁痛了，谁躲个大家伙，谁砸到了“旧日敌人”，叫骂声，憨笑声，呼救声，喊打喊杀，震彻整个秋田田野。听得杨柳柳枝头那数不清的知了们停了喇叭，看他们这么痛快地要，拼命地叫。疼，算个屁！痛，算个球！真疼，明天不就好了，明天不好那后天肯定好，谁告诉大人谁乌龟王八……

如此酣畅淋漓，今天的下学游戏才算过瘾，否则天还未凉，暑期还有个大巴尾没过好就远离水塘，对于顽童来说，岂不太可惜哉！

猛然一个铃声，惊醒了我的思绪，看着同学们扯开了话题，我才跟他们分享我的那些“童年大地上的事情”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睡意全无，“牛！还能这么耍！”

而如今再回乡野，大水塘没人再去游泳，秋田堤坝也早已落寞，那些当年狂笑奔游的人，上有老下有幼，留在乡野的同伴们也只是农忙时节多雇人干活罢了，平时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结构中。随着50、60后两代人的老去，这东山下可以种出专奉天子贡菜的千亩秋田，已经不能适应后城市化时代带来的生活理想，也不能满足孩子们对于锦绣前程的追求和物质诱惑。秋田渐渐远去，也渐渐成为恒久美丽与苦乐的回忆。

听说两三年后，这片千年耕耘之地，就要被跨省大道穿透它的胸膛，将来滚滚车轮碾过，不知它将会发出怎样的心灵震颤，震颤这恍然间闪现的少年目光，目光停在秋田本来的模样上，愈发金黄、光亮……

秋田呵！后人们可还有机会，徜徉在那古老的农耕生活中，去和你牵牵手聊聊话，再吃个田园果蔬餐呢？